

## 朝花夕拾

## 打月饼

从前的月饼都是去集上买,进了八月才有,十一一过立刻消失,纯粹是应节日的景儿。好不多买,如无例外的应酬,一二斤足够,给月亮上上供,撒下来自己吃吃,一二斤真的足够。那时候,月饼多么稀罕啊,一个月饼切作几角,每人一角,一手捂着往嘴里送,一手接在下巴处,接那掉下的渣渣儿。若是坐在院里吃,偶然掉落的一粒会给蚂蚁带去天大的惊喜。那时的月饼极其朴素,从来都是五个五个地摞在一起,裹以大红纸,纸外捆着草黄绳。饼里的油往外洩,洩了红纸,纸上印的字总是模糊不清,也洩了草绳,提绳的手指头勒出一道油印子。

那时的月饼算是高档点心,和糟子糕、江米条、马蹄酥、蜜三刀一样,普通人家做不了。普通人家逢年过节可以自己炸麻花炸饅子,说到打月饼嘛,没人敢说自已打得了。原料倒是清楚,不就是油、面、长果仁、瓜子仁、青红丝么,吃了这么多年的月饼,早掰开揉碎琢磨透了。但这些原料怎么弄到一起造出个月饼,可真不好说。单这个“打”字,就让人费猜疑:怎么打?用什么打?馒头是蒸出来的,大饼是烙出来的,面条是擀出来的,疙瘩是拌出来的,麻花是炸出来的……当然,烧饼是打出来的,但烧饼既干又硬,而月饼么,里里外外不见硬嘎渣儿,怎么也用了个“打”字?据说,打月饼很有难度,得有专门的作坊,作坊里有专门的师傅,师傅有专门的工具,工具里得有大烤箱。平常人家置不起,也没人为了这么几斤月饼专门置个大烤箱在家里放着。

但我们对集上买的月饼一直不太放心。据在作坊干过活的人说,那里头才不像自家厨房这么干净呢,地上脏乎乎,馅

料乌七八糟,搅拌馅子用大铁锹,就那么刷也不刷的大铁盆里翻过来搅过去,工人还不洗手……末了,他感慨一句:闭眼瞎吃吧,没脏没净,吃了没病。最后一句兜起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,他越是说得含糊,我们的想象力越丰富。何况集上还有变了质的月饼,闻着一股子哈喇味儿,甜得也不是正经劲儿。可是,八月十五总不能没月饼,只好还去集上买。

听说已经有人专门加工月饼,你出米面油,他替你打,打完你抬月饼回家,出点加工费而已。这种加工户先是城南有,随后城东有,再是城西有,而我们城北这么多村子竟然没有一户加工月饼。城北太落后了,有不怕麻烦的女人托亲友去城南打,打回一大箱子,分给左邻右舍尝,尝过的人都好吃。一年之后,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:村南老四家加工月饼啦,村南老四家加工月饼啦,一斤三块,一斤三块啊。

这消息把全村人都搅动起来,捎带着也搅起了周边的几个小村,像里贵子、赵正寺、小沙窝、袁流村。大喇叭一吆喝,女人们跑得飞快,早早到老四家占地方。打月饼的人从院里排到街上,长虫一般,曲曲弯弯,还出现了维持秩序的人。

我们推着车子过去的时候队伍已是大长,只好排在队尾。排了没多久,扭头一看,后头又是大长的队。这月饼从八月初一开始打,打了三天,人倒越来越多了。我妈爱吃月饼,可是从来没吃尽兴过。这一回她要来个大手笔,至少要打一百个,存着慢慢吃,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想吃几个就吃几个。

她去集上买了鸡蛋,又买干果仁,还买了青红丝。她对青红丝感情深厚,总觉得月饼

里没有青红丝不够意思。把这些放入篮子,又提上五斤花生油,十斤精面粉。打月饼嘛,得讲个比例,比例不对打出的月饼不好吃。我妈尝了邻家一个,那馅沙沙的,才掰开就往下掉,是油放得少,馅子没凝在一起。即使这样,那月饼还是太好吃了,油是上好的油,面上干好的面,鸡蛋是鲜鸡蛋,葡萄干核桃仁瓜子仁样样都是精挑细选,这么样打出的月饼,想不好吃都难。

老四家六口人各司其职,忙得热火朝天。老四负责烤箱,大儿子搅鸡蛋和面,老四媳妇拌馅子,两个女儿和小儿子挥着模子磕月饼。满院子香气,院里一棵老槐,片片黄叶在扑鼻的香气中飘零而下。

我们从早上等到黄昏,和前后几个外村的女人交换了足够的新闻和八卦,饱吸了月饼的香味。中午时分我们从院外挪进门筒子,下午又从门筒子往院里挪,慢慢挪到打月饼的案子附近。一百个月饼装进纸箱驮回家,又从纸箱倒腾到干干净净的大簸箩,大簸箩放在西屋,架在两条长凳上。

我妈把门窗关紧,那香气依然顺着缝隙往外钻。我们在院里吃晚饭,突然听到西屋窗户上“扑扑”地响,扭头一看,两只巴掌大的蛾子正朝玻璃上撞:不知它们是偶然飞来,还是受了香味的引诱。



赵荣斤/文

斓文笔借月色绘出一幅幅寄托着思念的精彩文人画。

月是无私的,她从不巴结权贵,也不吝啬布衣;月是低调的,她无功利之心,亦无思无欲;月是深邃的,她清澈透明,坦坦荡荡,内心深处却是灵动的;月是优雅的,亲情、乡情、友情、爱情等皆可借月抒发、托月邮寄。

月界定着文化。唐风宋韵、鼎盛月光便是例证。从唐玄宗李隆基梦游月宫“偷”来千古名曲《霓裳羽衣曲》,到北宋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饴”的节令食品风行;从李白的“阳鸟未出谷,顾兔半藏身”、李贺的“玉轮轧露湿团光,鸾佩相逢桂香陌”、贾岛的“闽国扬帆去,蟾蜍亏复圆”到陆游的“玉钩定谁挂,冰轮了无

辙”、辛弃疾的“著意登楼瞻玉兔,何人张幕遮银阙”。“顾兔”“玉轮”“蟾蜍”“冰轮”“玉兔”等明月的雅称,也让时代况味随诗人们俊逸的才情迤迳而出,悄然洒进一代代人的心野和梦乡,让人们获得了美妙艺术享受,并影响至今。

吟月颂月诗词中的哲理与智慧、想象与激情、欢笑与泪水、祝愿与无奈等拨动我们的心弦,月神始终笼罩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,吸引并激励着一代代人进行一次次精神与实际的奔月活动,并成功把大美女嫦娥送上月宫。然而,古人做梦没想到,中国人凭借聪明才智已把“嫦娥”送上月宫。随着月的神秘面纱揭开,月品格的广度和深度将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
## 至味红楼

## 另一个探春

刘世芬/文

谈到《红楼梦》里“最喜欢谁、最不喜欢谁”时,林语堂说:最喜欢探春,最不喜欢妙玉。

清人陈其泰却对探春颇不以为然,甚至将第55回的目录“辱亲女愚妾争闲气”改为“辱生母愚女争闲气”。

我读“红楼”,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也只看到一个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的“三姑娘”。只是随着阅读的推进,特别是人到中年,也不知在哪一天,忽然感觉,“此探春”已非“彼探春”。

我知道,探春没变,“变”的应该是我。

探春的首句“台词”,是随了黛玉进贾府。宝玉送黛玉“颦颦”二字,旁边围了一圈小姐丫头婆子们,只有探春敢问——“何出?”宝玉如此这般解释,“探春笑道:‘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’”

看,一开场,“出头”的不是二丫头迎春,当然更轮不上老么惜春。曹公此处果有深意,他让我们最先记住他对探春的“青眼相加”,之后渐渐“天降大任”。

偏偏的,世间事,哪怕有两个人也便有了江湖。元春进宫后的贾家三姐妹,自然也要比个高低上下——三姑娘风头最盛,迎春是个“木头”,惜春“身量未足”,她们统统成为探春的“陪衬人”。

探春是兴儿嘴里的“玫瑰花”,兼有宝钗“讨喜”之能事。贾赦看上鸳鸯,闹到贾母那里,贾母责难王夫人,唯独“探春有心的人”,为王夫人证得清白,贾母立即“虚心纳谏”,笑自己“老糊涂”。在平儿嘴里,“她撒个娇,太太也得让她一二分,二奶奶也不敢怎样……在这些大姑子、小姑子里头,也就只单畏她五分。”

探春真正的“丰功伟绩”,要从凤姐病后接手大观园说起。她提出一系列“改革”方案,“从今日起,把这一项蠲了”,不到五分钟,“蠲”了好几项。岂不知,正中凤姐下怀,都是得罪人的事呢。随着“新官”上任,探春自恃其才,欲压服凤姐,自认远胜凤姐,岂知凤姐平儿早已看破,正欲借其为己“分谤”,实乃“请君入瓮”,使探春不自觉地堕入凤姐掌心——“趁着紧溜之中,她出头一料理,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。”

王夫人让李纨“协理”探春,“又恐失于照管,特请了宝钗来”。看了么,往探春身边安插一个大儿媳,一个“准二儿媳”,谁说不是对探春的“监视”?原来,曹公对探春也“不过如此”?探春“中计”而已,还自鸣得意?

探春拥有世间最不堪的母女关系。“主政”大观园的第一天,她的生母赵姨娘就给她出了个难题,赵国基去世,为20两还是40两银子的事,被探春说成“姨娘倒先来作践我”。

作为母亲,问问还有罪了?即使探春不在任上,凤姐做了如此处理,赵姨娘对凤姐虽有忌惮,问问也不越礼啊。作为“新官”,你做好解释即可,何必大呼小叫?

况且,听这称呼,倒让人觉得探春“无礼”在先。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?“姨娘”叫着一点也不脸红?赵

姨娘固然不堪,却是生身之母,旧时最讲人伦,怎么连这点都忘了。谁也没让你探春在赵国基(看,我也不敢称为她的“舅舅”了)去世问题上假公济私,然而,与亲母女言语态度之间,总该有个母女体统。一语不合,大肆咆哮,又用无比刺激的话怒怼自己的亲母:“谁是我舅舅?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,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?”

赵国基难道不是“舅舅”?“舅舅”不过赵姨娘与探春讲话时的一个称呼,非要让赵姨娘对赵国基称“奴才”才妥当?未必刻意点明什么,探春何必如此六亲不认,以为“太太满心疼我”就是委以重任了,丝毫觉察不到自己的“嫩”,非要极不自信地“刻薄”自己的庶出,分明又过于自负。赵姨娘不提“舅舅”,你探春就能“正出”了?竭尽全力跟亲人撇清关系,就显得你“大义灭亲”了?如此气急败坏地趋炎附势,极不像大家女儿的淡定从容,倒有点小家子气了。

李纨调停母女口角,只是不想引起更大争执。若探春知理,应暗中会意,不再争吵,伺机处理,过后解释,这才是“知书明礼”的大家闺秀的待人之道。待众人友善,唯独对亲母翻脸无情,算什么本事。

“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,他们的好歹,与我什么相干”,更显探春的刁蛮糊涂,甚至可恶。在众人面前指责生母和舅舅为奴才,也太不留余地。作践家人,以保全自己,探春可敬在哪里?

蔷薇硝事件,芳官等小丫头明显地“墙倒众人推”。除贾环,她们岂敢愚弄第二个人?赵姨娘揭穿有错吗?难道由着芳官们胡闹,赵姨娘愤环忍气吞声,就成“体统”了?

探春固然为挣脱“庶出”做过许多努力,比如她给宝玉做鞋,而没贾环的份儿。赵姨娘计较出来,况且也没当面说破,只是宝玉传话,看看探春怎样的蛮横,“我不过是闲着没有事,做一双半双的,爱给哪个哥哥兄弟,随我的心。谁敢管我不成!”更凉薄的,其实在后面,“她只管这么想,我只管认得老爷、太太两个人,别人我一概不管!”

好一个贾家的孝顺姑娘!若说“攀附”之能,谁还能超越探春?

可是结局呢?还不是成为家族的牺牲品,千里东风一梦遥!

也难怪当赵姨娘得知探春远嫁,“反欢喜起来”——“我这个丫头,在家忒瞧不起我,我何尝还是个娘?比她的丫头还不济!况且泼上水,护着别人。她挡在头里,连环儿也不得出头。如今老爷接了去,我倒干净,想要她孝敬我,不能够了!只愿意她像迎丫头似的,我也称称愿。”

每当读这一段,我心内都悲愤与无奈交加——那可是筋骨相连的母女呢!如何母亲竟然如此恶毒地诅咒自己的亲骨肉?

这一点,高鹗也续得“心狠手辣”。或许后世读者实在看不过,87版《红楼梦》连续剧加上了一个镜头,让探春登船前抱头痛哭的,不是王夫人,而是赵姨娘……

凡此种种,我看到的,是另一个探春。

## 感悟人生

## 双手推开窗前月

月是神话的源泉、爱情的见证、忧伤的情怀,自古就倍受人们追捧。一年月圆12次,但人们却特别钟情中秋之月。也许在被岁月的金沙打磨、时间的泉水洗涤、棉絮状白云擦拭后,中秋月更显厚重、雅致、朗润和深邃,让人情不自禁地“双手推开窗前月”,满心欢喜地欣赏、阅读、感受、品味她。

月是一幅画。王维在“明月松间照”的幽静里踱步,让人看到“清泉”晶莹地在石上飞翔;孟浩然的“野旷天低树”,使人想到“江清月近人”的神韵;刘禹锡的“湖光秋月两相知,潭面无风镜未磨”更似一幅平和自然的山水画,带给人们清明灿烂又缤纷美丽的视觉享受。一代代诗人用绚丽的想象和斑